

洪兴祖《论语说》辑补

官云维

摘要：南宋著名学者洪兴祖著有《论语说》一书，朱熹称“其说多可采”，并在《四书集注》中多有采用，惜其书早佚，今已难窥其堂奥。1997年笔者曾同友人一起辑得洪氏《论语说》佚文20余条，刊于《文献》季刊。近年来，笔者又陆续辑得洪氏《论语说》佚文50余条，并略加疏证之。凡原《洪兴祖〈论语说〉辑佚》中之阙漏者，亦一并订补之。

关键词：洪兴祖；论语说

中图分类号：B222.2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6-0023-06

洪兴祖(1090—1155年)，字庆善，号练塘，丹阳人。宋政和八年(1118年)上舍及第。初仕湖州士曹，寻改宣教郎。建炎三年(1129年)春，高宗驻蹕扬州，召试秘书省正字，专掌图书及校勘典籍，后迁太常博士。绍兴四年(1134年)，迁驾部郎官。后擢提江东刑狱，知真州，不久徙知饶州。绍兴二十四年(1154年)，因为已故龙图阁学士程瑀《论语解》撰序，语涉怨望，编管昭州(今广西平乐县)。^①次年八月，洪兴祖忧郁而卒。时年66岁。后追赠敷文阁学士。

洪兴祖不仅治绩卓著，亦颇有文行。据《宋史》本传记载，他“好古博学，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去书，著《老庄本旨》、《周易通义》、《系辞要旨》、《孝经序赞》、《离骚楚辞考异》行于世”。据李大明考证，洪氏著述有17种之多，^②晁亮考证，洪氏著述有20多种，^③惜多有亡佚。

《论语注》亦是其亡佚诸著中之一。是书，刘宰《京口耆旧传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至顺镇江志》、刘会恩《曲阿诗综》均有著录，卷帙不等。朱熹称其“始于不愠，终于知命”，“其说多

可采”。^④《论语集注》等宋元人著述也多有引用。1997年，笔者曾与友人合撰《洪兴祖〈论语说〉辑佚》一文，辑录洪兴祖《论语说》佚文25条，发表于该年《文献》第4期。近年来，笔者在工作和学习中，又陆续辑得洪氏《论语说》佚文50余条，兹条列如下，以补文献之不足，以期有助于洪氏及“论语学”之研究。凡原《洪兴祖〈论语说〉辑佚》(以下简称《辑佚》)中之阙漏者，亦一并订补之。

一、《学而》“子曰：‘弟子：入则孝，出则弟；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；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’”章

未有余力而学文，则文灭其质；有余力而不学文，则质胜而野。(《论语集注》卷1)

按，赵顺孙《论语纂疏》卷一注引辅氏曰：“洪氏推说其反此之弊，当处如孝于事亲，然事父之敬，事母之爱便别。胡氏曰‘言学文，则能考圣贤之成法，识事理之当然者’，固以补洪氏之所未及，亦恐人因是而缓于为学也。赵氏谓尹氏以文对德，行有本末先后之分，说得文字轻；洪氏以文对质，而言不可偏胜，说得文字差重；朱子以学文为致知，与力行为对，谓所知不明，则所行不当于理，说得文字极重；三者互相发明，盖但知文之为轻，而不知其为重，则将有废学之弊，故不得不交致抑扬之意。然德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，而学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也。”

史伯璇《四书管窥》卷2“入孝出弟章”曰：“《集注》圈外引程子、尹氏、洪氏之说，又以‘愚谓’^⑤终之。”“窃意四条，程子说得文字最轻，尹、

①(元)脱脱等《宋史》卷433《洪兴祖传》，中华书局校点本；(宋)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67，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丙戌。

②李大明《洪兴祖生平事迹及著述考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，1989年第2期。

③晁亮《洪兴祖生平著述编年钩沉》，刊《杭州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，1997年第4期。

收稿日期：2010-02-05

作者简介：官云维(1964-)，山东乳山人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，文学博士。主要研究方向：中国思想文化史、中国历史文献等。

④(元)马端林《文献通考》卷184《经籍十一》，(清)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216引《中兴艺文志》。

⑤“愚谓”，指《论语集注》卷1该章朱子注：“愚谓力行

洪、‘愚谓’三说，皆为补程说而设。尹说平正的当，不为轻文；洪说文字差重；‘愚谓’文字甚重，是己‘愚谓’之说，非为尹说而发，为足程子之意而发也。”

蔡清《四书蒙引》卷5云：“洪氏注以文对质而言，恐非孔子之意。程子此说及尹氏，但重在行上，与孔子意少异，故在圈外。洪氏犹有未尽者，故朱子补之。朱子所云不过因洪氏之说而足其意云。”

二、《学而》“曾子曰：‘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’”章

曾子之学，以忠信孝弟为本，故其言如此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）

按，朱子《论语或问》卷1云：“苏氏（轼）、洪氏之说亦可观焉。”

三、《学而》“子曰：‘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’”章

父没虽可以行其志，然改父之道于三年之中，则无爱亲之心，而其行亦不足观矣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《或问十一章之说》：“晁氏、洪氏之说亦当。”真德秀《论语集编》卷1作“晁氏、洪氏之说亦善”。

四、《为政》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”章

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孟子观《诗》之法。取《诗》之一言以蔽三百篇之义，夫子观《诗》之法。（《论语通》卷1）

按，洪氏所言“孟子观《诗》之法”见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故说《诗》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”

五、《为政》“子曰：‘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’”章

此夫子观人之法。听其言，观眸子，人焉廋哉？此孟子观人之法。孟子之法非有过人之聪明者不能，夫子之法皆可用，亦可以自考。（《论语通》卷1）

按，洪氏所言“孟子观人之法”，见于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“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，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，则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。听其言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”

六、《公冶长》“子曰：‘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’”章

左丘明其古之贤人欤？七十子有左人郢而无左丘明，则明非弟子也。传《春秋》者左氏，非左丘

氏也，注以为鲁太史，杜元凯之序《春秋》皆误矣。（《论语通》卷3）

按，《论语》孔安国注左丘明“鲁太史也”。杜元凯（222-284），名预，西晋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学者，著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。《春秋序》谓左丘明不但为孔子弟子，且身兼鲁国国史，故洪氏有此说。

七、《雍也》“子曰：‘雍也可使南面’”章

语颜渊以为邦，王者之佐也；仲弓南面，诸侯之任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3）

八、《雍也》“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。闵子骞曰：‘善我为辞焉。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’”章

季氏方专鲁不从，有祸，故从容语其使者，而中有自全之计。所谓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者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3）

九、《雍也》“子谓子夏曰：‘汝为君子儒，勿为小人儒’”章

读《论语》者，必先知其言之先后，若参也鲁，必先于一唯之对也。片言折狱，必后于由之行诈也。子张未仁，必先于能行五者也。子夏切问近思，必后于小人儒也。门人所记，初无次序，不可以不考也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6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6“或问十二章之说”，曰“程子至矣。诸说皆不能出于其间”，“洪氏之说亦善”。

十、《雍也》“子曰：‘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’”章

人知出必由户，而不知行必由道，非道远人，人自远尔。（《论语集注》卷3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6“或问十六章之说”，曰：“诸先生之说，其理深矣。然以文义考之，则洪氏为得。曰：何也？曰：何莫之云，犹曰何莫学夫《诗》耳。若直以出不能由户，譬夫行之不能由道，则世之悖理犯义而不由于道者，为不少矣，又何说以该之耶？”

赵顺孙《论语纂疏》卷3注引辅氏曰：“此说尤可以警悟学者。道即在人行之，则是但人自远之，而不肯践行耳。道无远人之理，人有远道之私。”

《慈溪黄氏日抄分类》卷2《读〈论语〉》曰：“洪氏将何字少歇，而以人莫能由斯道，晦庵独取之，盖云世之不由道者不少也。程氏等说谓人何能不由此道，若曰日用常行者皆道也。盖众说说得道字轻，指天下之道也，故以为莫不由之；洪说说得道字重，指道之践履于身者也，故以为莫能由之；恐合参考。”

十一、《雍也》“子曰：‘觚不觚，觚哉！觚

而不学文，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，识事理之当然，而所行或出于私意，非但识之于野而已。”

哉’”章

古者献以爵而酬以觚，此夫子因献酬之际有所感慨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3）

按，（清）焦袁熹《此本轩四书说》卷3曰：“（洪氏）此言最为得之。盖不必正当献酬时，发此叹必是目击此器人皆名之曰觚，实乃非觚，故因而叹之，非是无端寻此话头来说。《论语》所记夫子之言在当日皆有个根因，今虽不可得知，要当默识之尔。”

十二、《述而》“子曰：‘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’”章

婴敷感飞星娠十二年，羸左而生儋，周宣王之四十二年二月望日也。儋之始生，其母名之玄禄，是为伯阳。甫生而皓首，故谓老子耳。七十而参漏，故名耳而字儋。儋与聃同，《左传》所谓太史儋是也。邑于苦之赖乡。赖即莱也，故又曰老莱子。以三十六法治心理性究忠尽孝。桓、庄世柱下史，简、灵世守藏吏，孔子尝学礼焉。孔没十九年，而儋入秦，西历流沙八十余土，化胡成佛，寿四百有四十岁。据其说，则老彭为二人，孔子称其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彭祖虽无考，而老子则有明证。（陈士元《论语类考》卷7《老彭》条引）

十三、《述而》“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”章

易于形容所不能言者，必曰如，至乡党，一言之不足，则复言之，与此义同。（《论语通》卷4）
按，《辑佚》脱“义”字。

十四、《述而》“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”章

孔子少贫贱，为养与祭，或不得已而钓弋，如猎较是也。然尽物取之，出其不意，亦不为也。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。待物如此，待人可知；小者如此，大者可知。（《论语集注》卷4）

按，赵顺孙《论语纂疏》卷4注引辅氏曰：“洪氏之说，于事实义理备尽无余矣。但常人之情，渔者必有求多之意；弋者必有幸中之心。然圣人之事，止于如此，则可见其从心不踰矩之一端矣。不曰‘圣人之心’，而曰‘仁人之本心’者，据此事只可谓之仁，然曰本心，则虽圣人亦不能加毫末于此矣。”
《辑佚》阙辅氏语，兹补之。

十五、《述而》“互乡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‘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？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’”章

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。况童子年齿尚弱，未至深染于其俗而不可转移者乎？孟子不为己甚之意，盖出于此。（《论语通》卷4）

十六、《泰伯》“子曰：‘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’”章

仲雍之让一也，何以独称泰伯？泰伯当立者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4）

十七、《泰伯》“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”章

曾子平生之言何尝不善？而云尔者，所以欲敬子，念其言而识之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4）

十八、《泰伯》“曾子曰：‘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——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’”章

吾固能矣，然岂不犹有所不能？彼固不能矣，然或不能于此而能于彼也？吾固多矣，然岂不犹有所阙？彼固寡矣，然或失于此而得于彼也？是以下问而不以为难。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8“或问能矣而问于不能，多矣而问于寡，不几于巧伪以近名乎”，朱子曰：“（洪氏之说）亦此意也。”

十九、《泰伯》“子曰：‘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’”章

邦无道而富贵，邦有道而贫贱，何足耻乎？盖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，无可雍之道，所以为耻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4）

二十、《泰伯》“子曰：‘禹，吾无间焉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’”章

衰周之时，礼失其本而奢僭极矣。夫子盖尝救之，然而矫枉又不可以过正也，故称禹为法焉，与墨者之宗禹异矣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8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8“或问沟洫之制”：“曰：‘孔子之称之，何也？’曰：‘洪氏盖有说焉，然夫子亦称其实而已，未必真为此也。’”

二十一、《子罕》“大宰问于子贡曰”章

宋大宰也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9）大宰以多能为圣，子贡以圣与多能为二，夫子则以多能为不得已。（《论语通》卷5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9“或问何以言太宰或吴或宋也”，曰：“（郑氏以为吴），洪氏曰宋太宰也。二说不同，未知孰是，故两存之。但《列子》多寓言，恐或不足据耳。”陈士元《论语类考》卷五《官职考·大宰》云：“郑玄、邢昺皆以太宰为吴，盖据《左·哀公十二年》，公会吴于橐皋，吴子使太宰嚭请寻盟。又子贡尝适吴，知太宰嚭之为人。今《越绝书》详载其语，故郑、邢以为吴太宰也。然洪兴祖则以为宋，盖据《列子·仲尼闲居篇》商太宰见孔子，有‘丘圣者欤’之问也。又王柏云：‘观知我少贱之辞，宜是宋。’而金履祥亦云：‘夫子本宋人，虽居鲁，而娶于宋，又尝长居宋，则是

太宰素知其少长之事也。若然，则太宰当属宋，但姓名无考耳。’”

二十二、《子罕》“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‘陋，如之何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’”章

按，洪氏原注不详。《论语或问》卷9“或问九夷之说”，曰：“若洪氏，则又以为《书》有淮夷、徐戎，盖徐州、莒、鲁之间有东夷杂居中国者。亦未详孰是也。”

二十三、《子罕》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”章

季札观乐，以《小雅》为周衰，以《大雅》为文王，盖以正变为小大也。是时，王迹息而《诗》亡，其存者缪乱失次，孔子自卫反鲁，复得之他国以归，定著为三百五篇，于是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9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9“或问十四章之说”，曰：“范、谢、游失之，杨、侯、尹得之，其详则洪氏又言之矣。”

二十四、《子罕》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’”章

颜师古曰：舍，止息也。屋舍、次舍皆此义。不舍昼夜，谓晓夕不息耳。今人或音“舍”者，非是。

按，詹道传《论语纂笺》卷5：“按《辨证》，文公著于庆元己未三月，明年庚申四月，公易簣矣。《集注》“舍”，上声者，旧音，读如赦者，定说也。”

二十五、《子罕》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”章

《易》九卦终于《巽》以行权。权者，圣人之大用，未能立而言权，犹人未能立而欲行，鲜不仆矣。（《论语集注》卷5）

按，赵顺孙《论语纂疏》卷五注引辅氏曰：“洪氏甚言夫用权之难，未能立而欲行之喻，虽若宽而实切，苟未至于可与立而欲权以应变，未有能免者也。”

《论语集注大全》卷9“《易》九卦终于《巽》以行权”注曰：“《易系辞》：《履》以和行，《谦》以制礼，《复》以自知，《恒》以一德，《损》以远害，《益》以兴利，《困》以寡怨，《井》以辨义，《巽》以行权。”“鲜不仆矣”下引云峯胡氏曰：“洪氏之说，上文有曰可与共学，七十子是也；可与适道，游、夏之徒是也；可与立，颜、闵之徒是也。权，即孔子是也。然则权者，圣人之大用，非如文王、孔子而用权，鲜有不差者矣。”

二十六、《乡党》“朝，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诤诤如也。君在，踧踖如也，与

舆如也”章

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，其君未视朝之时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5）

二十七、《乡党》“君召使摈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。揖所与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后，襜如也。趋进，翼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‘宾不顾矣’”章

揖者，摈之初。趋者，摈之中。退者，摈之终。复命，则礼成而君休矣。此皆礼文之旧，而勃如、躩如、襜如，则手容不特恭而已。（《论语通》卷5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0“或问君召使摈诸说如何”，曰：“襜如之说，洪氏以谓非心平体正、敏给安详不能尔者，亦为得之。”

二十八、《乡党》“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。曰：‘丘未达，不敢尝’”章

馈，遗也。尝，试也。再拜而送，所以致礼于所问者也。（《论语集说》卷5）

二十九、《乡党》“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”章

车马虽盛，为己故也。祭肉虽微，为其祖考故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5）

三十、《乡党》“见齐衰者，虽狎，必变。见冕者与瞽者，虽褻，必以貌”章

虽少，必作，过之必趋，谓不相识者也，虽狎，必变，虽褻，必以貌，谓素所亲比者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5）

三十一、《先进》“柴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由也喭”章

愚，戇也。鲁，钝也。喭，粗俗也。辟，犹便辟之辟。愚则不足以知，鲁则不足于敏，辟则不足于诚，喭则不足于和。”（《论语集说》卷6）

三十二、《先进》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章

按，洪氏原注不甚详。《论语或问》卷11“或问何以知四子以齿为序也”，曰：“洪氏以为子路少孔子九岁，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而点、参之父也。则其齿或亚于子路矣。”“晁、洪、胡氏皆以为问答之辞。而今从之。”

三十三、《颜渊》“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‘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’”章

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，什取其二，不归于公室，而归于三家也，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2“或问洪氏以为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，什取其二不归于公室而归于三家也，

其说如何”，曰：“以《春秋传》考之，是亦然也。”

三十四、《子路》“子曰：‘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’”章

春秋之大夫多以《诗》专对，古之学《诗》者盖如此。（《论语通》卷7）

三十五、《子路》“子谓卫公子荆，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‘苟合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章

合者，财之聚也。完者，物之备也。美者，用之饰也。”（《论语集说》卷7）

三十六、《子路》“子曰：‘苟有用我者，三月而后可也，三年有成’”章

周官考群吏之治，有岁终者，有三年者，夫子故以此为断。（《论语通》卷7）

三十七、《子路》“子曰：‘君子易事而难说也。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’”章

君子任理，小人任情，君子不以己之有余而责人，小人不以己之不足而自责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3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3“或问二十五章之说”，曰：“诸说各有发明，而皆未尽，亦有援据疎阔，而不切于文意者。洪氏、张氏说亦类此。”

三十八、《宪问》“子曰：‘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言行孙’”章

危非矫激也，直道而已；孙非阿谀也，远害而已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4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十四“或问四章之说”，曰：“诸说皆善，而尹、范所推，为有益于人之国也。洪氏、吴氏亦为得之。”

三十九、《宪问》“子曰：‘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’”章

郑，小国也，能慎重其辞命，而信任于贤者如此。为天下者，辞命宜亦重矣，而反轻之；讨论润色，宜益众也，而独任于一官，何哉？且古之贤者，求辞命之善耳，不有其已也。故世叔讨论，而裨谌不以为歉；子产润色，而子羽不以为羞。后世为命者反是，此辞命所以有愧于古也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4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4“或问九章之说”，曰：“诸说皆善，然以《春秋传》考之，与此有不同者，未知孰是。其曰‘子产为政，择能而使之’，则能使众贤各尽其用者，子产之功也。洪氏说亦善。”

四十、《宪问》“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‘若藏

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’”章

特以四子为言者，四子皆鲁人，而庄子与子路皆卞人，冉求又朋友也。举其近而易知者尔。

按，《四书或问》卷14“或问四子之事”，曰：“大率此章之义，程子论之已详，而诸说亦不失其旨也。”

四十一、《宪问》“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。子闻之，曰：‘可以为文矣’”章

家臣之贱而引之，使与己并，有三善焉。知人，一也，忘己，二也。事君，三也。（《论语集注》卷7）

按，蔡清《四书蒙引》卷7：“洪氏注文子三善，总不出文公顺理二字，不可谓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许之。”

四十二、《宪问》“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‘勿欺也，而犯之’”章

忠而犯之，所谓有犯无隐；欺而犯之，是犯上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7）

四十三、《宪问》“原壤夷俟。子曰：‘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’”章

夷俟者，孔门之所未尝见，而叩脰者，亦夫子所未尝施。（《论语通》卷7）

四十四、《卫灵公》“子曰：‘有教无类’”章

圣人在中国，夷狄皆可教也。圣人在下，君子小人皆可教也。如雨露之于万物，夫岂有所择哉？（《论语通》卷8）

四十五、《卫灵公》“子曰：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也’”章

虽责善，义所当责，亦必以自厚为本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5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5“或问十四章之说”，曰：“洪氏之说亦善。”刘因《四书集义精要》卷二十三作“虽朋友责善，义所当责，亦必以自厚为本”。

四十六、《季氏》第十六

此篇或以为《齐论》。（《论语集注》卷8）

按，《论语纂疏》卷八引胡氏曰：“洪氏疑此篇为《齐论》，以其皆称孔子，且篇内十四章皆条列而详备，与上下篇不同，然亦无他左验也。”

《十一经问对》卷1：“问第十六篇三乐、三友、三戒、三畏、九思，非一时之言。对曰：‘记者类集，而各为一章也。但此篇称孔子曰者十节，不称子曰而称孔子曰，非弟子门人记录之体，洪氏

以此篇为《齐论》，岂其然乎？’”

陈天祥《四书辨疑》卷7：“洪氏率尔一言，略无凭据。注文据信从之。假如复有引或人之说，指《子罕》篇为《齐论》，《乡党》篇为《古论》，或更颠倒篇次，升其后者于前，降其前者于后，亦当从之邪？何晏《集解叙》分辨鲁、齐、古三《论语》本末甚详，言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，有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，多于《鲁论》二篇；《古论》亦无此二篇，分《尧曰》下章，《子张问》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，凡二十一篇。汉末，大司农郑玄就《鲁论》篇章考之《齐》、《古》，为之注。由此推之，《齐论》异于《鲁论》者，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而已；《古论》异于《鲁论》者，重复《子张》一篇之名而已；余者二十篇，则三《论语》皆同，《季氏》一篇亦皆同有，豈容《齐》独有之哉？果如洪氏之说，《古论》当是二十篇，《鲁论》则十九篇也。自古以来未尝闻有如此之说。郑玄合并之后，亦未尝再有更改，不知或人何从得此。洪氏乃指或人为据，正为道听途说，删之可也。”

四十七、《季氏》“夫颡臾，昔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城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。何以伐为”章

《鲁颂》云“奄有龟蒙，遂荒大东”，又云“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。锡之山川，土田附庸”，谓颡臾也。（《论语通》卷8）

按，所引《诗》见《鲁颂·閟宫》。

四十八、《季氏》“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颡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”章

二子仕于季氏，凡季氏所欲为，必以告于夫子，则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，宜亦多矣。伐颡臾之事，不见于经传，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与？（《论语集注》卷8）

按，《论语纂疏》卷八注引辅氏曰：“谢氏得夫子所以深责冉求之意，洪氏则又得夫子在当时虽不得位，而余福亦有以及人之事。”

四十九、《阳货》“子曰：‘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。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’”章

按，洪氏注未详。《论语或问》卷17“或问十五章之说”，曰：“范、侯、谢氏得之，而苏氏亦足以验其事实。但患得之文义自通，不必增字。今《家语》亦作患不得之，恐或他论之文耳。吕氏以为惮于任事，故患得。洪氏以为患其得之而不能当，

亦皆误也。苏氏曰患得之，当云患不得之，阙文也。鄙夫止于营私，其害至于亡国。李斯之立胡亥，张禹之立王氏，其谋皆始于患失。故孔子深畏之，曰无所不至者，言其必至于亡国也。”

五十、《阳货》“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，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”章

按，洪氏注未详。《论语或问》卷17“或问二十章之说”，曰：“其大旨则程子得之矣。谢、杨各有发明，而皆有未尽者。盖礼际不善，无所稽考，难以指言，而以为不足见者，尤非所以言圣人之心也。惟吴氏得之为多。故今《集注》取其文，而颇以谢、杨之意足之。盖圣人之门，来者不拒，悦非有故，未有却之如此其峻者，而其事则不可知耳。洪氏、胡氏皆以为学《士丧礼》乃此后事，圣人盖不终绝之。又与吴氏小异云。”

五十一、《阳货》“宰我问：‘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’”章

礼乐之实，乃自事亲从兄而出，宰我轻所重而惜其末，故夫子推本以告之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7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7“或问二十一章诸家之说”，曰：“洪氏所谓礼坏乐崩之意，亦善。”“然亦有所未尽。盖礼乐无所不在，丧固有丧之礼矣。唯乐为无所用于丧者，然当丧而不乐，是乃乐之所以为乐也。若当丧而玉帛陈焉，钟鼓作焉，则其坏礼而崩乐也，益以甚矣。然其言之失，有不待言而喻者，故夫子不之荅，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也。”

五十二、《阳货》“宰我出。子曰：‘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’”章

宰我欲以升谷改火为断，夫子则以人心为断。（《论语通》卷9）

五十三、《阳货》“赐也亦有恶乎？恶缴以为知者，恶不逊以为勇者，恶訐以为直者”章

缴，伺察也。（《论语或问》卷17）

按，《论语或问》卷17“或问二十四章之说”，曰“以缴为伺察，盖本洪氏之说。古注以缴为抄，苏氏以缴为侥幸，似皆若不如洪氏之说。”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